

《一個人的村莊》《本巴》繁體版香港出版

和劉亮程約訪問的人太多了，以至於他自己都有些覺得「千篇一律」。對於一個獲獎無數的暢銷書作家來說，他顯得很不主流，淡然得像始終行駛在一條單行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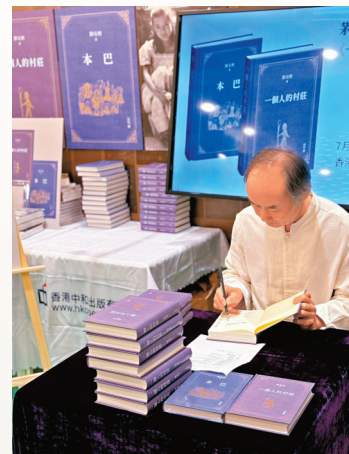
在來香港書展的前幾天，新疆菜籽溝村家裏的杏熟了，劉亮程說：「所有採訪者只要到我們書院去，看到的都是一個生活中的作家，我的生活是不需要表演的，從早到晚該幹什麼就幹什麼。記者去的階段正好是書院的杏子熟了，幾十棵杏樹下落的都是金黃的杏。帶他們撿杏子，嘗一嘗，是他們有運氣，剛好碰到杏子熟透的時候來到的這種福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劉亮程：現實世界堅如磐石 寫作就是穿越它

●劉亮程在香港書展中的新書發布會上為讀者簽書。



劉亮程的寫作與生活，沒有什麼切割的空間，基本上，他要確保自己的寫作與生活之間互不「打擾」。「我的寫作會經常被採訪所打斷，但是我的生活不會被寫作打斷。生活中的很多事可能比寫作更重要。」麥子熟了，杏子黃了，還有畝地的蔬菜要早水了……今天必須要澆地，否則茄子就會淹掉，「雞下蛋了，狗跑了找不到了，要把狗找回來。生活中比寫作更重要的事非常之多。」他說。不過，他也認為，幾十年來，寫作確實持續下來了，變成了一個狀態。

寫作當然影響了他的人生，但是沒有更大的魅力讓他走出一畝三分地，「覺得新疆太大了。」他說，「一個地方，無論大小都夠一個人看一輩子了。」他的文字在香港出版，他的想法是：「我的文字是寫給人看的，這個人不在乎是香港人還是新疆人，香

港和我們一樣學的是漢字，只要是漢字，這個中華傳統文化就能進到他們的心裏。」

「我也喜歡去中國內地，當然也很好，但我最喜歡的人、事，還是在新疆，我不嚮往遠處，因為我就住在遠處。」劉亮程說，「一路走來，許多中外優秀的文學作品都曾經影響過我的創作，但是這些所有的影響都不如我家鄉的一場風對我的影響更大。」

繁體版 像與古人一同閱讀

早前香港書展中，中和出版有限公司為劉亮程的散文集《一個人的村莊》與長篇小說《本巴》的繁體中文版舉行了新書發布會。對於書籍在香港出版，劉亮程表示欣喜，「是用繁體出版，覺得自己好像與古人一同閱讀，和小時候看的文學很像。」他笑說。他還建議出版社另闢一版豎排，自右向左的字序，「因為所有的句子都是站立的，那種感覺是從天上讀到地下。」

他喜歡書的封面，因為自己也參與了當中的設計，「當時設計封面的時候，每天跟我溝通，最後我就選了兩幅我自己畫的小畫，設計師放到上面感覺還很合適。是我多年前畫的兩幅小畫，『一個人的村莊』那句話就是一個人一把鐵鍬。其實一個人的文學世界就是一個人，一部作品中不管寫多少人、寫多少事，那個世界中只有一個人，這個人可能是眾生萬物，當然他更是自己——孤獨的自己。」劉亮程說。

從苦難中看到微笑

《一個人的村莊》是劉亮程的第一本散文集，也是其代表作。作者用獨到而樸素的文字向讀者講述了一個叫黃沙梁的人畜共居的村子裏發生的故事，詩意地描摹了一個村莊裏的草木、動物、風、夜晚、月光和夢。作者不是以作家的身份來寫，而是寫他自己的村莊，他眼中的、心中的、生於斯長於斯的這一方土地。

他談道，創作《一個人的村莊》的靈感，大多來自於早年的童年生活經驗，「我的先父在我8歲的時候經歷文革，因此去世。我的母親拉扯我們5個未成年的兒女艱難度日，我10歲、12歲就開始幹大人的工作，去拿柴火幹大人的活。」但他認為，一個作家不能往苦難的深處看，寫這個故事的時候，他已經30多歲了，心態已巨大地改變了，「我需要從苦難中看到微笑，看到陽光，我需要看到這個在一場又一場對人不友好的苦難運動之外，還有一個更大的，就像白天一樣鋪天蓋地，像早晨的陽光一樣普照萬物的自然。」因此，在《一個人的村莊》的創作中，他更願意去寫自然，寫一朵花的綻放，寫一場一場的風，「我認為這些東西才是更大的。」



劉亮程 記者黃宇威攝



▲劉亮程作品《本巴》《一個人的村莊》由中和出版社推出繁體版。

「一個作家的創作，一開始肯定是以自己的家鄉和這個世界上許許多多現有的材料為主。但是到了一個真正的創作區，一定能用一丁點材料就創作出一個自己的文學世界。」他提到《本巴》便是這樣的一個創作模式，「虛構一個世界是作家的本能，每寫一個故事都在創新一個世界，就猶如一個上帝——這個世界重新開始，以我的眼光、以我的頭腦去開始。」

《本巴》是劉亮程稱自己寫得最「快速」的一部小說，「是我寫作歷史中最天真的一次。」如夢如幻的文字，充滿了童真和幻想，從「搬家」到「捉迷藏」，再到「做夢夢」，《本巴》像是一支寫給現代人的天真之歌，「這個世界，即使被大人看過無數遍，也永遠需要用孩子的天真之眼再看一遍，這是文學對人類初心的觀照。」

這個故事創作時間極短，大約在疫情期間，40天便完成了整個創作，但是構思的過程也長達十多年，這是一個在腦海中早已成型的「孩子」。

獲獎的成就在於發揚新疆文化

劉亮程的作品獲獎無數，且在多年前已經得到認可，他認為獎項重要嗎？重要。他說：「我得魯獎很早，但在獲茅盾文學獎以後，回到烏魯木齊，我們自治區的書記接見了我，我還在那場接見中大膽地提出了設立新疆文學獎——天山文學獎，書記當場在見面會上拍板，差不多每一屆撥1,000萬元（人民幣，下同）的資金。」

「去年，天山文學獎已經頒出了第一屆，文學獎是面向全疆各民族作家及國內、國外所有書寫新疆題材的作家。基本上是面向全世界的一個文學獎，只要你書寫的是新疆題材，是用漢語在國內出版發行的，你就有資格參加這個獎項。獎金也很高，差不多能達到50萬元。」他說。

劉亮程的作品都有大地的溫度，事實上，應當非常適合改編成影視作品，但多年來卻沒有成事。他坦言，其實一直都在與買櫝還珠導演討論影視化的可能性，「我不是一個喜歡輸出痛苦的作家，我習慣理解和消散。藝術家不能把那麼多的痛苦埋在你的肚子裏，我們把痛苦消化完以後，讓它變成一絲苦澀的微笑給讀者，而不是把痛苦原汁原味地給讀者。」因此，作品的改編變得異常艱難，既不能透露出太過苦難的本質，又要有作家本身對生活的理解與對痛苦的消解。

採訪的最後，劉亮程說：「繁體版本的出版可能會讓我重新去閱讀一下這兩本書，因為繁體字表現出文字的魅力與簡體是全然不同的，有獨特的感染力。」

逃脫時光迴圈 1: 謎團

作者：索爾薇·拜勒
譯者：吳岫穎
出版：潮浪文化



2020年，丹麥作家索爾薇·拜勒自費出版了一系列名為《逃脫時光迴圈》的文學小說，以極簡寫實的筆法勾勒主角被困在時間迴圈的心境，不僅探討時間的概念，也反思存在的意義。這套龐大的七部曲寫作計劃，甫推出三本便在丹麥引起極大迴響，獲頒2022北歐理事會文學獎，英語版推出即入圍2024年的美國國家書卷獎，並入圍2025年國際布克獎決選。七部曲的寫作計劃仍在進行，卻已售出美、英、法、德等24國版權。索爾薇在書中，對無休止的每一天重新混合，表現出催眠般的技巧，創造出奇異的時間和伏筆的摺疊。讀者將會臣服於這本書的邏輯（書中的微小動作、驚心動魄的轉變、傾斜的智慧、放慢的時間），讓人沉浸於閱讀的魔力。

樂園的樂園

作者：伊坂幸太郎
譯者：王華懋
繪者：井出靜佳
出版：獨步文化



伊坂幸太郎出道25周年，攜手自然系插畫家井出靜佳，結合文字與圖像帶來豐美物語。飛機大失事、大停電、大疫情、大地震，眼見全球急速陷入了混亂，卻又在某日突然詭異地平息下來。這一切，都和一名被稱作「老師」的女性研究者有關，她造出名為「天軸」的AI，造成混亂。然而，她本人在一趟旅行中失蹤了。唯一線索是一幅名為「樂園」的畫作，繪製者像是聖經裏「生命之樹」和「智慧之樹」的兩棵巨樹，指出她正位於神秘AI「天軸」所在地。只要找到天軸，就能夠找出老師、問出這場災難背後的秘密……

擦除

作者：帕西瓦·艾佛列特
譯者：楊詠翔
出版：大塊文化



2024年普立茲獎、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艾佛列特的經典之作。孟克的寫作生涯陷入谷底，他置身文壇邊緣，眼睜睜看著一本出自新人作家的小說《我們住在貧民窟》迅速爆紅，滿是對非裔美國人羣體的刻板印象。與此同時，孟克還得面對現實生活中的家庭悲劇——年邁的母親罹患阿茲海默症，病情急轉直下；他也仍未從七年前父親自殺的陰影中走出。在憤怒與絕望之下，孟克匆忙寫出一本小說，意在嘲諷阿妮塔那本暢銷書。他原本並沒有打算讓這部名為《我有病》的作品出版，更不認為有人會當真，但它卻真的出版了，以六十萬美金售出版權，並很快成為文壇新寵。孟克將如何面對突如其來的家庭變故，並挺過這場荒謬的職業生涯風暴？

空笑夢圖像小說第一卷:黃金樓

原著：邱祖胤
漫畫：阮光民
出版：遠流



本書原著小說是以台灣布袋戲職人生命史所串起的動人時代篇章，不僅故事曲折、人物多元、角色生動，在遼闊的時空跨距下，對於布袋戲各項文化技藝的描繪更是驚人深刻。這次由多次榮獲金漫獎的漫畫家阮光民重新演繹改作為圖像版，除保留萃取原著充滿時代感與文藝性的精神，為了讓故事更聚焦，漫畫家還梳理剪除部分旁支，讓主角線更清晰，同時發揮所長，特別強化人物關係的交集互動與內心戲的轉折。

張愛玲在香港

作者：吳邦謀
出版：商務印書館（香港）



張愛玲研究者吳邦謀暢銷著作《尋覓張愛玲》後，再度以細膩筆觸與數百件珍稀藏品史料，立體勾勒張愛玲的創作軌跡與香港情緣——從《傳奇》初版簽名本到《怨女》手稿，從《傾城之戀》舞台劇本到《太太萬歲》電影廣告，書中不僅探討她筆下《沈香屑·第一爐香》的故事，更揭開鮮為人知的影視合作與文壇軼事，如《半生緣》的改編秘辛與《哀樂中年》的編劇之謎。透過文字與藏品的雙重對話，引領讀者穿越時空，見證傳奇作家的璀璨與蒼涼。

一天記憶的設定

●文：湯禎兆

最近看東野圭吾2024年的「新作」《祈念之樹：守護之心》，設定上當然延續了2020年的《祈念之樹》的基本人設，主角直井玲斗受阿姨所託成為神社管理人，負責管理前來向樟樹祈念的相關流程，在續集中固然繼續是關鍵人物。但今次吸引我眼球的，是主要在下半部登場的國中女生針生元哉，他罹患腦腫瘤疾，只有一天記憶力。所謂一天記憶力，乃源自他因病患喪失短期記憶，所以在書中的一天結束之後，作者會改以元哉第一人稱的方式寫下「給明天的我」日記，從而披露針生元哉另一面的想法。以上的設定，令我立即想起西尾維新的《掙上今日子的備忘錄》。

是的，就是野木亞紀子×新垣結衣這對黃金組合曾拍成的日劇，把西尾維新《掙上今日子的備忘錄》的原著作出有趣的重構。新垣結衣飾演的掙上今日子，她的設定是一名著名偵探，但記憶會每天重置。西尾維新為她作出的背景解釋，是患了醫學上稱為順行性失憶的症狀。簡單而言，就是受傷後的記憶殘破不存的狀態，亦即是想不起來發生記憶障礙後的所有事，無法記住新事物的症狀，所以無論她調查過什麼，聽取過什麼，只要一覺醒來，便會忘記得一乾二淨，也因此她只能不斷反覆體驗着

初次見面和初次經歷的感受，眼前無論對方是誰，無論發生過什麼事，她只可以和對方做一天的朋友，以及希望在一天內解決所有案件。

面對只有一天記憶力的限制，兩位創作人的回應設定其實大同小異。東野圭吾的設定，是要元哉寫日記來交代心情變化；至於西尾維新的設定就更為有趣，今日子會把當天的記憶寫在身上，例如自己的手臂或是足踝乃至大腿內側——這樣做的好處首先是因為那是自己的筆跡，所以一定不可能有他人介入的情況，寫下的內容一定是真確的；其次是因為記錄位置的私密性極高，正常情況下也不會可以有他人介入。有時候她甚至會寫在自己的肚皮上，而且用不同的顏色標示，確保私密性與資訊的重要程度成正比。

以上的人設設定，其實正是遊戲設計的常用伎倆（當然小說也是遊戲的其中一種玩法）。簡言之，就是遊戲設計中的去除法——把玩家/參與者的某一種能力加以刪除或者限制，因為某一方面的能力受到限制，於是就可以突出其他方面的認知觸覺，以及更易明了的人際關係變化。《祈念之樹：守護之心》中，元哉透過與紀奈兩人共同完成繪本，並透過已有失智傾向的千舟朗讀，告訴大家「比了解未來更重要



《祈念之樹：守護之心》
作者：東野圭吾
譯者：王蘊潔
出版：春天

的事，就是現在如何活着。」——從而點明主題關鍵要旨。而今日子更強調了與作為守護者的隱館厄介（電視劇由岡田將生飾演）的羈絆——掙上今日子由發現天花板上字句（「從今天開始妳就是掙上今日子！以偵探的身份活下去！」），就已是一身份角色植入的設定遊戲，當中隱館厄介（岡田將生）的守護者角色常在左右，不離不棄地每天重新再追求今日子，成就兩人互動刺激後的轉化關係。

由2014年的《掙上今日子的備忘錄》到2024年的《祈念之樹：守護之心》，十年時間對照一天記憶力的設定運用，原來也沒有什麼變化更新。

書評